

文化超越維度的盼望與基督教中國化

■ 唐洪林

廣東協和神學院

一、引論

眾所周知，希伯來人對超越維度的盼望，客觀上促進了基督教的誕生。在歷史上，基督教接續了希伯來人對超越維度盼望的敘事，並將其會通與轉化，冠以福音之名進行普世化闡述，經過開枝散葉，結果形成了對福音的多元化理解。誠如學者賽德(Ronald J. Sider)所指出，當今世界對福音的理解分歧，大致有四種表現。^[1]但就多數正統信仰的觀念和作法而言，他們是將整個福音敘事濃縮到簡要的一點，即耶穌是一位慈愛的救主，他很有耐性地等罪人來「接受」他（或邀請他進入他們的心中），他就立刻賜下永生——沒別的條件——只要答應就行了。^[2]他們甚至常將福音簡化成「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羅10:13），或只要相信，就必得救（羅10:9）。

歷史告訴我們，在與希臘文化結合後，基督教在經過初期教父們的筆路藍縷之工後，對希伯來人超越維度盼望的敘事，開始呈現教條化的趨向。從積極方面而言，經由教父們智慧大腦形成的教條，為福音敘事築起了堅實的籬笆，它不但可以因應世界文化的挑戰，而且還能夠防範異端的衝擊；更進一步而言之，信眾還可以撇棄繁文縟節的

理性論證，憑著簡化的教條而在世界過著心安理得的信仰生活。不過，啟蒙以降，基督教對教條的強調似乎變得無以復加，尤其是在基督教世界的靈命大復興運動之後，伴隨著世界宣教運動的發展和基督教基要派對千禧年觀念的執著，基督教認信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教條化，越來越化約為一種簡單的公式，它既成為進入天國唾手可得的鑰匙，也成為分門別類和山頭主義形成的顯著標誌。

原本，希伯來人對超越維度盼望的敘事，滿溢著深奧的神秘色彩和承載著世界和生命的厚重。基督教承續這種敘事的「接著講」，並未使其成色輕盈或者份量縮水，更遑論失卻其精神對人的安身立命之工。不過，有一個事實我們必須承認，在宗派主義思想催生下的基督教基要主義，總在不自覺地幻

想憑其簡約化教條，再假借「福音」這一大旗，意圖可以簡單、快速、高效地給失喪之人注入一劑靈魂的鎮靜劑，讓人可以「直證本心」式地達到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就一直期待並奮鬥的那種超越維度的盼望境地。不可否認，這種短平快式的教條式行為，就群體外而言，使得很多信徒不可避免地在社會公共空間嚴重缺乏積極進取精神；就群體內而言，它太容易導致「信」與「不信」的群體紛爭和內部割裂，結果都是影響社會和諧。

摘要：歷史已然證明，希伯來人對超越維度的盼望，主要來自《舊約》文本，這思想促進了基督教的誕生，基督教透過對希伯來信仰精神的會通與轉化，從而實現了一種福音的普世敘事。本文通過重新審視耶穌及門徒所傳的福音，指出福音的核心在於上帝自己，在於祂的掌權與治理，即是天國的臨在。由此，回歸福音的天國中心，不僅更適切當下的中國處境，也有助國人更加明白與認識福音真諦。最後，本文也嘗試對福音的信息進行一個中國化的表達，希望以此引發更多的思考與回應。

關鍵詞：希伯來人；福音；天國；基督教中國化

「信就得救」是基督的福音嗎？耶穌當初所傳的福音有無走調而被人唸歪了？到底福音的真諦是什麼，怎樣的福音才是我們現今要傳的呢？這不僅是關涉基督信仰的關鍵問題，也是當下基督教中國化必須面對的問題。就如麥卡瑟(John MacArthur)所指出，在福音這最基本的問題上缺乏清楚的教導，是今天基督教面臨的最嚴重損害；因為如果沒有把福音弄清楚，我們就無法自信地向人指出生命之道。^[3]不止如此，史百克(T. Austin Sparks)更指出，雖然福音的本質是不變的，但福音到底是什麼，需要一個新鮮的領會。因為，生活、事奉、長進、得勝等每一件事所需要的，不外乎是對這福音的偉大有真實的認識。^[4]因此，我們需要處境性地、不斷地重新領會福音在這個時代中的真諦，這也是當下基督教中國化的方向所在。

二、「福音理念」的內涵

1. 福音的本意

福音(Gospel)原意是「好消息」，它在當時並非是一個聖經專有名稱，希臘人也用它來指新王的誕生、或登基、或國家打了勝仗等好消息。因此，福音/好消息的內涵其實是與一個新的時代來臨有關。正如在希伯來聖經中，它常指耶和華在世界作王，從而開始一個新的時代，帶來平安與拯救。^[5]這也正是好消息(福音)首次出現在希伯來聖經中的意思，即「報好信息給錫安的啊，你要登高山；報好信息給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極力揚聲，揚聲不要懼怕。對猶大的城邑說：『看哪，你們的神！』」(賽40:9)在這裡，『看啊，你們的神！』是好消息的核心。這也即是新約學者賴特(N.T. Wright)所強調的，「好消息的真正主角是上帝。」^[6]它的意思對亡國的希伯來人來說，即是意味著上帝的掌權即將來臨、或已經來到，上帝就在這裡了。換句話說，福音的核心是上帝自己，也即是上帝的國度與掌權。

好消息首次出現的希伯來聖經書卷《以賽亞書》，也被稱為「第五福音書」，^[7]它影響了後來新約對福音的理解。正如吳獻章所指出，新約的作者受惠於《以賽亞書》，並將它這裡的「好信息」用於新約的「福音」上。^[8]而這也正是耶穌所傳的福音。

因為當初耶穌所傳的福音即是「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可1:15；太4:17)也即，耶穌傳的好消息是神的國近了，上帝就要作王了，一個新的、上帝掌權的國度、劃時代就要開始了。這也即是為何，當初的基督徒稱基督為主，其實是有政治涵義的。因為，基督徒相信自己在神的國度中，他們不屬於地上的、羅馬帝國，因而他們不尊羅馬的帝王/凱撒為主。而這也應該是耶穌為何被當時的羅馬政府釘十字架的主要原因所在，因為他死的罪名是「猶太人的王」(太27:37；可15:26；路23:38；約19:19)。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有人認為耶穌是革命分子。^[9]

回溯希伯來人的歷史，我們不難看到，希伯來人期待的好消息，是上帝可以將他們從為奴之地解救出來，不再做流散之民，可以回歸錫安，重新尋回上帝子民的身份。由此，他們期待的是一位政治的、軍事的彌賽亞。在耶穌時代，具體地說，希伯來人期待的這位彌賽亞來了之後，可以幫助他們砸碎羅馬套在他們身上的枷鎖。但是，作為彌賽亞的耶穌，卻並不是政治的、軍事的彌賽亞，難孚眾意；相反，他卻是一位受苦的、軟弱的、無能的彌賽亞。可以說，耶穌取了希伯來人彌賽亞的形，卻更換了希伯來人彌賽亞的質，難怪猶太人要釘死耶穌。從這個意義上說，福音意味著苦難的壓逼，意味著生命的受苦，而簡約化的教條，根本難以觸摸生命和信仰的本質。

2. 上帝的公義才是聖經的中心

我們現在常常強調上帝的慈愛，因為神就是愛。(約壹4:8)而一個慈愛的神，自然是希望人得救，而且，這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但我們往往因此忽視愛與公義是一體的，因為愛若沒有公義，就是溺愛。正如貝爾德(Baird)也指出，上帝不僅是慈愛，同時也是憤怒(wrath)、專橫(imperative)與公義的神；天國的來臨，也正是上帝公義審判的時候。^[10]因此，上帝的愛並非偏愛，它離不開公義。神的視野是全球的，他希望通過他所立的法來重新建立大國、大民。正如代表神同在的約櫃放的不是神像，而是十誡。^[11]而大衛·鮑森(David Pawson)在指出人們常誤讀約翰福音三章16節時提出，福音是始於神的義以及他如何賜下他的義，而且整本聖

經都是在強調公義的神（而不是神的慈愛）——神想要、且打算建立一個公義的世界，並終將帶來新天新地。^[12]這也即是福音的核心，神的國、或這個新天新地就要臨在、或已經臨在了。用賴特的話來說就是，「好消息是永活的上帝藉著耶穌所作出的工，在地上建立祂的國，使祂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又邀請世上所有人得享天國的福，也邀請人與祂一同建立上帝國，直至上帝國完全成就。」^[13]

就希伯來人而言，作為上帝的選民，這個身份既成就了他們的身份認同，不過，同時也成為他們栽跟頭的最大障礙。希伯來人作為選民，遵守摩西律法，力爭符合上帝為他們設立的標準，這個就是他們獨特的公義。可惜，縱然是選民，也難以守住所有的律法和規條，違反一條就是干犯所有律法。

（雅2:10）由此，基督教在承認律法的基礎上，轉換認知視角，宣揚律法是教人知罪而非稱義，這種會通與轉化，將人信仰的視角由人為中心轉化到以上帝為中心。由此，希伯來人傲為本錢的以守律法為義的好消息，轉換到承認人之無能而全然求助上帝的好消息。也即，任何相信、或願意的人，都可以進入神的國，從而實現了一種福音的普世敘事。福音的核心、或聖經的重心本是神的公義、或神的國。上帝、或神國的福音，因而指向的是一個公義與美善的國度，是一個上帝治理的國度，是關乎天國就要臨在、一個新的時代就要開啟的好消息。

三、使徒所傳的福音與耶穌相同嗎

從以上分析，我們知道好消息的核心本質在於上帝自己、或天國的臨在，這也是耶穌所傳的福音。但當初的門徒並不是跟從耶穌傳天國，而是傳耶穌，耶穌自己本身成為了傳揚的對象。^[14]他們之間有矛盾嗎？我們到底是要傳揚耶穌呢，還是傳揚天國呢？耶穌與天國的關係是怎樣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先處理天國到底是來了，還是還在路上。

1. 天國開始了嗎？

耶穌當初宣告「天國近了」，這「近了」(at hand)到底是尚未來臨，還是已經來了呢？多德

(Dodd)認為，「天國近了」，正確的翻譯應該是「天國已經來了」，即耶穌所宣傳的天國不是將來的，而是因著耶穌的服侍已經到臨的。^[15]正如耶穌說：「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太12:28）耶穌通過趕鬼等行動將他所宣告的天國具體地彰顯了出來，^[16]天國已經來臨，拯救就在當下。^[17]因此，這「近了」並非指尚未到來，而是指已經臨在了，就如晚餐已經預備好，隨時可以上桌吃飯了。

而且，因著耶穌的受死與升天，聖靈在五旬節時賜下，神的國就已經與他的眾門徒同在了。因此，神的國不僅是近了，更是已經臨在眾人中間、或在信徒裡面了，因為信徒就是「聖靈的殿」（林前6:19）。至於天國到底是已經實現或仍在將來，學者們則未有一致意見，但普遍的看法是「已然……未然」(already not yet)，在中國文化的處境中，有學者借用易經話語，將之翻譯為「既濟未濟」是很到位的。也即，天國是已臨的，卻也是將來的，它完全的實現是在將來。

就希伯來人而言，在公元前586年亡國之後，他們就四處流散。他們對彌賽亞的盼望，其中一點就是希望萬民流歸錫安，觀看上帝榮耀的作為：天下來朝，大衛和所羅門時代的榮光可以再度煥發。由此觀之，這樣彌賽亞盼望的背後，潛藏著一種未來的時間觀念。耶穌以天國替換猶太人的國，以現在就開啟的時間替換了希伯來人未來的時間，以已來的救贖主替換了未來的救贖主；從而，當下就已經臨在的天國好消息替代了將來塵世國度的好消息。這樣的會通與轉化之處，值得我們多加留意。

2. 耶穌等同天國嗎？

耶穌傳天國，門徒傳耶穌，他們內在的意思等同嗎？

按正統神學教義，耶穌既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因此，門徒傳耶穌，也可以從某個程度上說是傳揚上帝。而信耶穌，並不是頭腦中相信有耶穌這個人，而是相信他就是神。他的到來，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即是上帝/聖靈降臨的時代。而相信耶穌是主，即是在這個新的時代或國度中，尊祂為王，順服祂的旨意而行。因此，保羅在《羅馬

書》中說，只要相信耶穌，就必得救。(羅10:9/13)這並非指相信他是神，就可以在將來進入天堂，而是指相信耶穌是神，祂開啟了現在新的時代與國度。任何相信的人，就是進入這個國度或時代中的人，也即是尊耶穌為王/主的人。因此，門徒傳耶穌，呼籲人信耶穌，即是呼召人進入天國，與耶穌傳講「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類似。

門徒傳耶穌與耶穌傳天國的意思類似，也是因他們要達致的倫理效果是一致的。因為，門徒傳耶穌，即是要求大家信耶穌是神、是生命的主，其內在的本質即是要信徒按他的旨意而行。而按他的旨意而行即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因為「耶穌與父原為一」(約10:30)。所以，耶穌說，「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來的父。……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約5:23-24)耶穌傳揚「天國近了」，原是為了呼籲當時的猶太人當悔改，因為神的掌權或治理就要臨到了。也即，人需要改變心意，為自己的罪悲傷，願意按上帝的旨意改正，並決心不再犯同樣的罪。因此，耶穌宣揚天國來臨的福音，並非是空談天堂，而是期望他當時的聽眾有倫理上的改變。^[18]畢竟，宣揚末世的天國，是與倫理緊密相連的，為的是校正當下人的行為。^[19]而這也即是「信耶穌」的內在本質所在，畢竟「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雅2:17)。因此，無論是門徒傳耶穌，還是耶穌傳天國，都是指向人行為的轉變，當順從上帝的旨意而活，他們因而有著內在的一致性。這也就如麥卡瑟所強調，耶穌所傳的福音是有關他的主權，是要罪人悔改、順服、遵行真理，是呼召人對他完全降服、毫不保留地尊他為主，而這必然涉及生命的改變。^[20]

此外，門徒傳信耶穌得永生，與耶穌傳悔改進入天國在本質上也是一致的。因為在耶穌的眼中，「永生」與「天國」是兩個可以互換的詞，得永生與進天國本質上是一致的。^[21]關於天國的好消息，也即是關於耶穌的好消息。^[22]耶穌與人的同在即意味著天國的臨在(路17:21)。在耶穌眼中，天國與他自己是不可分割的，雖然這並非是天國的完全實現，但那些拒絕相信的，卻是自絕於天國之外。^[23]這也是為何在保羅眼中，基督既是福音的

起始，也同時是福音的內容。^[24]

總之，耶穌在地上的服事開啟了天國的臨在，而上帝使耶穌從死裡復活更是肯定了耶穌與天國的關係。「好消息(即)是獨一真實的上帝要透過耶穌以及祂的受死和復活，並在這一切裡面，執掌權柄，統治世界。」^[25]天國完全是上帝的掌權與治理，而耶穌是進入這天國的中保或媒介，因此，耶穌傳揚天國，而門徒很自然的也就傳揚耶穌。^[26]他們之間的關係，正如羅賓森(Robinson)指出，雖然表面上互相矛盾，但其深層的信息本質上卻是一致的。^[27]

3. 天國信息的淡化

從二世紀開始，本是指上帝/天國臨在的好消息(福音)，漸漸地因為耶穌而開始轉向指寫下來的福音書。這可追溯到最早的《馬可福音》中，它將福音與其筆下的耶穌故事聯繫起來(可1:1)。^[28]以致後來的大公會、或天主教認為，福音即是耶穌的生活及道理的主要證據，「它忠實地傳授天主聖子耶穌生活在人間，直到祂升天的那日，為人類永遠的救援實際所做及所教導的事。」^[29]這與現代福音派提出「整全的福音」相類似，即認為福音是根據整個聖經來講述耶穌的故事。^[30]

因此，福音本是上帝的臨在，從而開啟了一個新的國度或時代。接受福音，就是進入天國/神的國，從而獲得拯救、得到生命更新與豐盛；這也即是耶穌所傳的福音。後來他的門徒傳耶穌，雖然在本質上，他們並沒有偏離天國的中心。但正如在傳播的過程中，因著不同處境下人的理解會發生改變，從而導致信息在所傳的過程中往往會發生更改、甚至變質一樣，福音也經歷了這樣的一個轉變。人們慢慢地淡忘、或偏離了起初福音中天國的核心，而轉為將福音與耶穌的故事等同。也漸漸地，很多人為了溝通和「推銷」的方便、將福音縮減成幾個公式，或簡化為「信耶穌得永生」。^[31]天國的視野或角度，在這樣的傳播過程中因而也逐漸地被淡化、而不再成為好消息的核心。

因此，雖然天國早已臨在，而且傳耶穌與傳天國在本質上有着內在的一致性，但因時代的變遷、處境的變更，人們漸漸地淡忘了福音背後神國的核心本質，而將福音的核心扭曲為信耶穌得永生。

並且這永生是關乎死後在天堂的生命，而非當下的生命改變。

四、天國福音的具體內涵

上帝自己、或天國的信息才是福音的真諦，這也是耶穌起初所傳的好消息。福音的內在本質是關乎一個新的國度/天國，一個上帝掌權的新時代。（可1:15；太4:17）那這個天國的具體內涵是什麼呢？

我們很多人將天國理解為將來的天堂，即對福音的理解常僅側重在耶穌十字架與復活的救贖信息。天國中無疑有末世的維度或成分，它與末世的審判、邪惡從世上被除去、對上帝忠誠的人得永遠的祝福是密切相關的；而且，如果沒有良善對邪惡的最終勝利，天國將成為一場空夢。^[32]但天國也並非完全是將來的，它也是當下的。我們不能僅僅將天國理解為將來的救贖或進入天堂，畢竟救贖一詞在聖經中有豐富的用法、信徒對上帝拯救的經驗也是有多樣性的。^[33]因為，神對世界的拯救、或治理是全方位與多維度的，它不僅是指將來的拯救，也包括當下身體的安康、心理的康健、從貧困/壓迫中解脫，甚至包括生態治癒等。^[34]如神學家克尼特(Paul F. Knitter)就指出，在當下的處境中，上帝的國不單涉及到社會的公義，也與全球生態環保相關。^[35]

因此，天國、或上帝的國不應被狹義地僅與從罪中得拯救相關聯。既然它是指神的統治(reign)或治理，就應該廣義地去理解天國。也即，凡是上帝的旨意、祂的公義與慈愛得以被貫徹的地方，就是天國。^[36]這即涉及到耶穌整全的生活與教訓，如耶穌所言，「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4:18-19）換句話說，天國已經臨在於這些地方：貧窮的得盼望，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受壓制的得自由，被拒的得悅納等。雖然天國暫時仍像一粒隱藏的種子，但很快就可見，準備收成（可4:26-9）。^[37]

因此，天國的福音不僅僅是將來靈魂的得救，也是指人身、心、靈等各方面的醫治或救贖，

它是上帝旨意得以貫徹執行的地方。這不僅對當時的希伯來人是好消息，對世上所有的人都是好消息，特別是對那些受壓迫、在世上困苦流離（太9:36）、勞苦擔重擔的人（太11:28），更是一個福音。

五、福音與當下基督教中國化

1. 福音/天國的宣講需要處境化或中國化

我們現今應該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傳揚福音的真諦、或這天國的好消息，畢竟福音應該處境化地理解。^[38]正如黃根春指出，基督教的精神是自我批判的精神，它不會人云亦云，而是把上主的教訓處境化地表達出來。^[39]梁燕城則指出，基督信仰必須「去希臘化」，重新在中國文化思想的架構下，重整聖經的信仰，才可以免除中國人的誤解。^[40]雖然基督信仰處境化或中國化並不容易，因為中國的傳統與文化並非是一個靜態的，它不僅本身有著多元性，並且也在不斷地在發生著轉變。因此，這不僅僅是一條神學建設之路，也是一條開創性的道路，雖然艱難，但卻是「充滿成功希望的道路。」^[41]

我們不能僵化地傳揚天國的福音，也是因為天國的臨在，對不同處境中的人，含義是不同的，正如麥葛福在反思現代人傳講「因信稱義」的福音時強調，我們必須站在他人的角度上，因地制宜的傳講福音的真義；我們傳承的不應是一種公式，或一種教義，而是它們背後真實的與上帝的救贖性相遇。^[42]我們傳講天國的福音，也同樣需要因地制宜，畢竟天國、上帝的掌權與治理，對不同處境下的人意義不同。有的人盼公義得彰，有的人是期望從各樣的轄制中得自由，有的人則是希望身體得醫治。天國的福音對當下每日承受著996工作制的人又意味著什麼呢，^[43]這是我們當下必須去面對的。如何使當下的福音宣講具有「時代性、引領性和文化性」，^[44]也是基督教中國化進一步走深走實的必經之路。

2. 福音/天國傳講的中國化表達嘗試

福音、或好消息的核心是上帝國的臨在，它處於一種已然未然的狀態之中。這種已然未然的神國福音，其實在當代中國就有一個很好的類比。

1949年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宣告新中國成立時，一個新的時代即已來臨。但中國有著廣袤的土地，雖然這個新的時代已經來臨，但還有很多地方、及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還有很多地方依舊有著土匪、或新政權並沒有建立的地方，因此需要人去傳達，並且將這新政府的管治建立在新中國的每一寸土地上。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1949年新中國雖然成立了，但它的管治卻並沒有完全徹底地在這片土地上扎根，它還需要一個過程。每一個知道這好消息的人，都面臨著一種抉擇，即是接受這個新政權、並且按這個新時代的樣式生活；或是拒絕這個新政權，依舊保留原有的生活模式。

現在的天國就如當初新中國成立時的狀態，雖然它已經到來、但卻並未完全實現（既濟未濟）。每個人在聽到這天國福音的時候，也都面臨著一個抉擇：接受上帝的管治從而進入這個國度，或是抗拒上帝的掌權、依舊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相信這樣處境化的、對天國福音的解讀，不僅不與天國福音的真諦相違背，也更容易讓人明白與接受。

3. 天國的福音宣講更適合當下的中國處境

在當下中國的處境，對人的好消息或許並非是死後上天堂，而是如何能夠幫助他們、或賦權他們回應當下生活中的困境與焦慮。因為，這個時代不僅是忙碌與失卻意義的世代，也是一個焦慮的時代，^[45]人們對將來充滿了懷疑與猶豫。天國已經來臨的福音，可以給人帶來盼望、賦予人身份與價值，從而有助緩解人對將來的焦慮。這不僅回應了人的心靈需求，也賦予人力量去面對自己不完美的人生，從而有助化解當下國人諸多的心理煩憂。^[46]

此外，人對將來的焦慮也促使他尋求宗教的慰藉，使得當代中國有著新興宗教（或邪教）的復興。^[47]雖然邪教的復興往往與社會背景的動蕩不安有關，但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則與傳統宗教不能滿足人的需求相關。^[48]因此，若我們能處境化地傳講天國福音，使人更容易明白與接受基督信仰，並且在裡面得到平安，將明顯有助減少當代邪教對人的危害。再次，當代華人處境，已不單是要求科學與民主，而是如何建立一個公義、具參與性和

可持續的社會。^[49]傳講天國的福音，一個公義的、上帝掌權與治理的好消息，不僅更適切當下的國情，也可賦予人盼望與動力，參與到改造這個世界的行動之中，正如莫爾特曼在其《盼望神學》一書所言，在天國中的盼望，意味著與現世的衝突，它要求抓住並改造人的思想和行動，從而對現實進行創作性的改造。^[50]因此，天國的福音將更有利於賦權或激勵人參與到當下社會主義中國的建設之中，使基督教的中國化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六、總結

巴特指出，福音是上帝的道，是萬有的根源，這道是常新的，因此，需要帶著不斷更新的畏懼來領受。^[51]福音的中國化也即是需要我們帶著對上帝的敬畏來領受與明白祂的好消息對當下中國的意義。

福音/好消息不是關乎將來的生命、或信耶穌得永生，它的核心是神的國、或上帝的臨在與治理。因此，福音涵蓋的範疇是廣泛的，它不僅是指將來天堂的生命，更是指人當下身、心、靈等各方面的醫治或救贖，並且與社會公義和全球生態環保等相關。簡言之，福音是上帝的國已經臨在，祂的旨意終將在世界得以貫徹執行。這是當初耶穌所傳的福音，也是他的門徒傳耶穌的內在本質所在。但因著時代的變遷，我們漸漸地淡忘了福音背後的真諦所在。現在重新傳揚神國的好消息，不僅合乎聖經的本意，也更適切當下的中國國情。因為，神國的福音不僅更能適切地回應當下國人的心靈需求，從而有助抵制邪教對人的危害；也有利於使基督教的中國化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本文為科技部人文外專項目「一帶一路視域下以色列教科文昌明的哲學研究」（項目編號：DL2022199004L）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1] 賽德著，徐成德譯：《再思福音真義——傳福音 vs 社會行動》（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98年），第27-53頁。

[2] 約翰·麥卡瑟著，蔡麗芬譯：《耶穌所傳的福音》（美國：麥種傳道會，2010年），第12頁。

[3] 同上，第25-32頁。

[4] 史百克著，美國活泉出版社編輯部譯：《保羅所

傳的福音》（美國：活泉出版社，2002年），第5-7頁。

[5] Verlyn D. Verbrugge editor,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ch.: Zondervan, 2003), p.213.

[6] 湯姆·賴特著，梁永生譯：《福音新探索：當代心靈與好消息相遇》（香港：宗教教育中心，2017年），第159, 183頁。

[7] John F.A. Sawyer, *The Fifth Gospel: Isaiah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吳獻章著：《以賽亞書》（卷三）（香港：天道書樓，2005年），第55頁。

[9] 參雷薩·阿斯蘭著，黃煜文譯：《革命分子耶穌：重返拿撒勒人耶穌的生平與時代》，（新北市：衛城出版，2014年）；比爾·歐萊里、馬丁·道格著，陳維真譯：《謀殺耶穌：關於耶穌之死的真實歷史》（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2014年）。

[10] J. Arthur Baird, *The Justice of God in the Teaching of Jesus*, (London: SCM Press, 1963), p.51, 209.

[11] 謝品然著：《公理：希伯來+世界》（香港：研道社有限公司，2010年），第20-50頁。

[12] 大衛·鮑森著，吳美真譯：《約翰福音三章16節是福音嗎？》（台北：基督教以琳書房，2011年），第104, 119頁。

[13] 同注[6]，第181頁。

[14] James M. Robinson, *A New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London: SCM Press, 1959), p.111.

[15] 關於到底天國應該是翻譯成「近了」還是「來了」的爭論請參閱Barry D. Smith, *Jesus' Twofold Teaching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Sheffield: Sheffield Phoenix Press, 2009), pp.110-113.

[16] Erich Grässer, "On Understanding the Kingdom of God", from *The Kingdom of God in the Teaching of Jesus*, edited by Bruce Chilt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4), p.64. 也有人反對將耶穌的到來與天國的臨在相等同，如Bruce Chilton and J. I.H. McDonald, *Jesus and the Ethics of the Kingdom*, (Grand Rapids, Mich.: W.B. Eerdmans, 1988), p.13.

[17] Gerd Theissen, *The New Testament: History, Literature, Religion*, translated by John Bowden, (London: T & T Clark, 2003), p.18.

[18] Clarence Tucker Craig,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kingdom", from *The Interpreter's Bible* (Volume

VII):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edited by George Arthur Buttrick etc., (New York: Abingdon-Cokesbury Press, 1951), p.149.

[19] 曾思瀚著，吳瑩宜譯：《天國就在我們中間：馬太福音登山寶訓解經研究》（香港：基道出版社，2007年），第8頁。

[20] 同注[2]，第12-35, 179頁。

[21] Thomas Walter Manson, *The Teaching of Jesus: Studies of Its Form and Cont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276.

[22] 同注[6]，第162頁。

[23] Barry D. Smith, *Jesus' Twofold Teaching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Sheffield: Sheffield Phoenix Press, 2009), pp.84-103.

[24] Verlyn D. Verbrugg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p.214.

[25] 同注[6]，第162頁。

[26] Clarence Tucker Craig,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kingdom", p.150.

[27] James M. Robinson, *A New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London: SCM Press, 1959), pp.111-125.

[28] Verlyn D. Verbrugg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p.215.

[29] 梵帝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from http://www.vatican.va/chinese/concilio/vat-ii_dei-verbum_zh-t.pdf, (accessed on Feb. 15, 2022).

[30] 〈洛桑神學工作小組的反思〉，from <http://www.lausanne.org/zh-CN/zh/1694-the-whole-church-simplified-chinese.html>, (accessed on Feb. 15, 2022).

[31] 這也是洛桑神學工作小組的反思之一。〈洛桑神學工作小組的反思〉，from <http://www.lausanne.org/zh-CN/zh/1694-the-whole-church-simplified-chinese.html>, (accessed on Feb. 15, 2022).

[32] Thomas Walter Manson, *The Teaching of Jesus: Studies of Its Form and Cont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284.

[33] 賴品超著：《開放與委身——田立克的神學與宗教對話》（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0），第289頁。

[34] 或者說，拯救不是局限在個人的靈魂，而是包括個人生命的更新與整合、社群性的解放與復和，以致整個受造的成全(consummation)。參賴品超著：《宗教都是殊途同歸？》（香港：道風，2020年），第131, 250-251, 277頁。



- [35] Paul F. Knitter, *Jesus and the Other Names: Christian Mission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6), pp.89-91.
- [36] 參喬治·賴德著，林千俐譯：《認識上帝的國》（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89年）。
- [37] Gerd Theissen, *The New Testament: History, Literature, Religion*, translated by John Bowden, (London: T & T Clark, 2003), pp.17-8.
- [38] 雖然也有學者反對基督信仰的處境化，認為這樣會扭曲福音，但這在現代已經不是主流意見。如 James P. Danaher, “*Out of Context-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 *Evangelical Review of Theology*, 2011, 35 (2): pp.265-275.
- [39] 黃根春：〈聖經的權威〉，載郭乃弘編：《現代人與聖經》（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1994年）20，第6頁。
- [40] 梁燕城：〈中國思想如何體驗基督信仰的境界〉，載蔡仁厚，周聯華，梁燕城合著：《會通與轉化：基督教與新儒家的對話》（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5），第186-8頁。
- [41] 卓新平：〈趙紫宸與中西神學之結合〉，載《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01，第132頁。
- [42] 與上帝救贖性的相遇，對不同的人，含義是不同的，如：對被拒絕的人，透過耶穌的愛，而被接納；對迷惘的人，透過耶穌的呼召，而重新瞄準了方向；對孤獨的人，透過耶穌的同在，而找到了團契；而無名小卒，因著耶穌的邀請，而變成有身份的人；等等。參閱：麥葛福著，曹明星譯：《再思因信稱義》（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99年），第14-20頁。
- [43] 吳玲：〈「996工作制」亟待依法終結〉，載《中國就業》，2021年(04)，第57頁；或參〈本期話題：「996工作制」何時終結？〉，載《中國就業》，2021年（04），第59頁。
- [44] 徐曉鴻：〈十年磨一劍：持續推進基督教中國化走深走實〉，載《天風》，2022年（12），第4頁。
- [45] 其中一個很大的焦慮即是身份焦慮，參阿蘭·德波頓著，陳廣興、南治國譯：《身份的焦慮》（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
- [46] 對完美的追求、及對自己的不接納是人諸多心理問題的根源之一。參堂·米格爾·路易茲，珍妮特·米爾斯著，劉勇軍譯：《通往心靈自由之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23年）。福音重要

的也並非在於將來的天堂，而是在乎它帶來的盼望。參莫爾特曼著，曾念粵譯：《盼望神學：基督教終末論的基礎與意涵》（香港：道風書社，2007年）。

- [47] 限於篇幅與文章主題，本文不能詳細處理新興宗教與邪教的區別。邪教有人定義它為非法組織、或是現代的「會道門」等，但也有學者認為邪教不過是新興宗教而已。參吳東升著：《邪教的秘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 [48] 高師寧著：《新興宗教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33-46, 195-207頁。
- [49] 賴品超：〈柯布的基督論及生態神學與當代華人處境〉，載賴品超、郭鴻標，龔立人著：《柯布、潘能博、侯活士與當代華人處境》（香港：信義宗神學院，1999年），第46頁。
- [50] 莫爾特曼著，曾念粵譯：《盼望神學：基督教終末論的基礎與意涵》，（香港：道風書社，2007年），第9-32頁。
- [51] Karl Barth,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translated from the sixth edition by Edwyn C. Hosky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p.28.

Hebrews' Hope for Transcendentalism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Tang Honglin (Guangdong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Abstract: History has shown that Israel's hope for transcendentalism has contributed to the birth of Christianity, which has achieved a universal narrative of the gospel through the commun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Hebrew faith. By re-examining the gospel preached by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core of the gospel lies in God himself, in his reign and governance, that i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of God. Therefore, returning to the Kingdom-the center of the Gospel, is not only more appropriate for the current China, but also helps Chinese people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to realize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Gospel. Finally, this article also attempts to express the message of the Gospel in a Chinese way, hoping to provoke more thoughts and responses.

Key Words: Hebrews, Gospel, Kingdom of God,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